

美味的心育配方

□绍兴市鲁迅小学 胡晓燕

午饭后,我匆匆赶回教室,看到豆豆被几个女生“扣押”在座位上,课桌上放着被“缴获”的沾满红辣酱的牙签和棉絮。

“老师,豆豆好恶心,他把辣酱藏在口袋里,偷偷吃。”一旁女生急着报告。我凑近一看,发现豆豆校服口袋里确实渗出一大片油渍。

豆豆四年级刚转到我们班就成了热议的对象。他个头矮小,不爱说话,爱吃奇怪的东西,被大家称为“怪味豆”。

我把豆豆带出教室当面询问,可他始终紧贴墙壁,拒绝沟通,让我无功而返。“哎,真是个奇怪的男孩。”原以为是豆豆还不习惯学校饭菜,可上门家访后,我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和豆豆爸爸的交谈中,我得知豆豆幼年丧母,和爸爸一起生活。豆豆爸爸是一名厨师,每天下班回家已是深夜,父子见面时间很少。

豆豆长期独来独往,不懂得如何与人交流,在学校就像个隐形人,每次吃饭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内心孤独感越来越重,竟发展成需要重口味刺激。

家访那天,豆豆跑进自己房间,紧闭房门不出,令我很心疼。我决心要给这颗“怪味豆”研发“心配方”。

我相信每个学生都渴望来自父母和教师的陪伴与关心。只有内心被爱填满,才不会被负面的

情绪占据。

于是,我指导豆豆爸爸先从“原料包”着手,为豆豆提供家庭营养:尽量抽出时间陪孩子,设立家庭留言箱,周末与孩子一起用餐、运动,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亲子活动,鼓励孩子从孤独中走出来。

然后是学校“主料盒”,如何在里面注入爱的能量?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悄然成形。

清晨,我出现在学校食堂,和豆豆共享我亲手做的辣酱拌面,并赠他一本汪曾祺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豆豆从起初的惊愕到露出一抹微笑,接过早饭,也接过了我的关心,并迅速地将其“光盘”。

我随后赠送豆豆一枚今天的“营养徽章”,并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的食谱闯关本,和他相约每天一起吃早餐。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跟豆豆拉近了距离,有时候吃着早餐,他会主动和我说说心里话。

正当我暗自庆幸的时候,食堂阿姨一通告状让我猝不及防:“这学生怎么回事,辣酱弄得满地都是,还差点儿倒到同学身上。”

我震惊地看着豆豆。还没等我开口,豆豆就青筋暴起,嘶吼道:“是他们先说我异味癖。”他的脸涨得通红,委屈地大哭。

我轻轻拭去豆豆眼角的泪痕,安慰话到了嘴边,又觉得苍白。

我苦思冥想,怎样添加“增味剂”,让学生们接纳豆豆呢?

食堂里张贴的美食海报给了我

启发,何不举办一场班级美食节活动?可以利用学生来自不同地区的特点,提升他们的口味包容度。

于是,我联系班级里精通厨艺和从事餐饮工作的家长,其中也包括豆豆爸爸,指导学生制作特色美食。

美食节上,不同地方的风味小吃齐聚一堂。我意味深长地对全班学生说:“每种味道都有自己的特色,它们交织在食物中,相辅相成,成就了美味,也成就了中华文化丰富和伟大。我们班集体亦是如此。”

学生们一上台展示菜肴。轮到豆豆时,我播放了他和爸爸炒制怪味豆的视频。学生们在品尝时,被它鲜明又复杂多变的味道吸引。

●点评:

面对行为有偏差且内心封闭的学生,教师没有草率定性或盲目说教,而是用心深挖问题背后的成因,在亲源性、师源性、生源性重重交织的矛盾场域,生发独特的育人智慧:耐心指导家长,制作早饭陪餐,举办班级美食节……这一连串充满烟火气的举动,实质是构建一个以爱温润心灵的成长港湾,将教育范式从规训转换成平等对话。这种以生命联结的育人哲学,正是破解学生心灵之锁的关键。教育艺术不在于填平某个心灵沟壑,而在于唤醒整个生态系统的修复潜能。作者在解决一个学生问题的同时,看到整个班级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设计活动,提供平台,巧妙借助集体的神奇力量,实现朋辈间的情感支持与成长赋能,让更多枯萎的心灵得到滋养。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俊)

不出所料,这道菜成了当天的人气王,被学校“食育新天地”栏目报道,并成功入选了食堂下一周的菜单。

像豆豆这样的学生并不少见,他们因亲情缺失或与同伴失和,加上学业压力导致学习信心动摇,表现出孤僻的性格。

为此,我每月举办“心语调味瓶”活动,让大家相互倾诉,彼此陪伴;还特别设立了“心理成长站”,豆豆就是站长之一,负责记录班级心理日志。

每颗心灵都渴望被温柔以待。作为班主任,唯有研制最适合的“心配方”,才能解锁紧闭的心门,捕捉情绪信号,涤荡青春烦恼,让教育更加有效。



指尖舟影

近日,诸暨市浣东街道城新小学组织学生来到绍兴柯桥风景区开展研学活动。学生们参观了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了解古越文化传承。其中,手工制作乌篷船的项目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他们认真耐心地听取了制作方法,并在手艺人的指导下,用一个多小时制作了乌篷船模型。

(本报通讯员 吕淑斌 摄)

用心听清山丘的声音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新湖校区 徐佳帅

最近,学生们的文具等物品丢失的情况越来越多,真令人头痛。我召开了一次班级会议,讲述文具走丢回不到家的故事,也恳请班级里的热心学生有消息及时告知。

此时,我发现小丘神情紧张、低头不语。下课时,我借着批改作业的名义邀请她来我的办公室。

“小丘,你一直是老师心目中最诚实的学生,你能告诉我这些文具的下落吗?”

小丘坚定地摇摇头。

我以为是自己误会了,叹了口气。

小丘看到我的惆怅,开口说道:“老师,我看到过其中一个文具袋……”接着向我描述文具袋的具体细节。

我大致猜到,是小丘拿了这个文具袋。我握着小丘的手说:“那你可以帮老师找到它吗?”

在我的强烈请求下,小丘在校园隐蔽的一角挖出了满是黄土的文具袋。

我沉默了。

小丘觉察到我的情绪变化,马上说:“老师,对不起,我是一个坏孩子。”

我意识到,我的沉默让她感到不安,立刻蹲下来安慰她:“不,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好孩子,老师很信任你,谢谢你帮助我找回文具袋,不知道你信不信任老师?”

小丘用力地点点头。她第一次尝试对我敞开心扉,爱的种子或许就在这校园的一角悄悄萌芽。

在谈话中,我了解到,小丘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由于爸爸拒绝提供抚养费,妈妈一直为生计发愁。小丘多次说起妈妈工作的艰辛,双眼噙满泪花。从她一次也未提及爸爸,我感受到小丘内心对爸爸的疏离。

过早懂事让小丘学会了察言观色,对自己的认同感很低。我耐心地听她讲述,肯定她,并且再也没有提起刚找回的文具袋。

终于,小丘忍不住说道:“老师,其实那些文具都是我拿的……”她抽抽搭搭地说着,我拍着她的背听着。

小丘爱美,也想买漂亮的文具,但她又深知妈妈赚钱的不易。在矛盾中,她选错了道路。

我摸摸小丘的脸蛋,为她擦拭流下的泪水。在我的一再鼓励下,她制定了补救措施——将文具洗干净送还给同学。

我承诺陪她完成这一任务,带她去把沾满污泥的双手洗净,仿佛让她白皙的双手不再蒙尘。我仔细地清理她的指缝,为她我擦拭手臂上的泥点。在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中,小丘渐渐与我亲近起来。

有一次,她问我:“老师,你知道我的名字里为什么有一个‘丘’字吗?”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道:“或许是因为巍巍高山,坚若磐石。山丘不会说话,但是风能听到它的低鸣。小丘有时也不会说话,但是老师听得到小丘内心逐渐坚强、自信的声音。”

也许我的回答让小丘感到意外,她略带害羞地跑开了。

在课后聊天时,我时常启发她观察校园里的景与人,帮助她表达生活中的真善美。在我的鼓励之下,她写出了一篇篇文思细腻、文字优美的文章。

在此过程中,小丘渐渐变得开朗,愿意赞美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是开始学会接纳自己。学生们也开始欣赏、赞美小丘的文章。

一个下午,报社通知我:小丘的文章发表了,而且还有稿酬。我本以为,她会用人生中的第一份劳动报酬买一件自己喜爱的东西;没想到,她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购买一些文具作为礼物送给那些曾被她拿走文具的同学。

灰色是所有颜色的总和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施雯

身为美术教师,要记住那么多班级的学生并不容易,我试着把学生当成一本本绘本。翻开小柴这本,看到的是没有颜色的线稿,犹如孤独又透明的灵魂……

“哗啦!”熟悉的画笔掉落声又在我的课堂上响起。“老师,小柴又抢我的笔!”小柴哭红了脸。小柴却在旁边憨笑:“谁让她有这么漂亮的红色呢?”

中午打扫卫生时,小柴把抹布的污水甩得到处都是。管理卫生的小桦不停地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小柴,以免遭遇“误伤”,霎时教室里乱成一锅粥。小柴委屈地跑出教室,一个人蹲在走廊。

“我喜欢黄色,像太阳的光芒!”

“蓝色才是神秘又清新的颜色呢。”

美术课上,学生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为线稿上色。直到下课,小柴的画纸像从未耕种的田野,白茫茫一片。他托着腮,也许在想:我喜欢的颜色,大概不存在吧……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他们需要的是被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被打上“不合群”的标签。《生命之树》就此诞生,这是一个由全校学生共同制作的创意艺术装置,每个学生用不同颜色的纸剪出小手的形状,再将“小手”粘贴在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球上。

这些“小手”重叠成大树的主干,象征每个人虽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但都是班级大家庭中的一员。

随着任务的推进,学生们纷纷动手剪纸,而小柴又开始对选择颜色犯了难,有的学生看到就过来帮助和安慰他。

在粘贴“小手”的那节美术课上,学生们发现很难在泡沫球的下方粘贴。小玲突然想到,“小柴力气大,我们可以请他帮忙搬动泡沫球”。

小柴的脸一下子红了,他很乐意当一回滚动大球的“巨人”。学生们发现,小柴总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地伸出援手,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小柴迫切地想知道哪种颜色可以代表自己。他开始研究色彩,好奇地在调色盘中加入很多种颜色,调色盘变幻着颜色……

小然的红色剪纸被风吹到了书架上,小柴二话不说搬来凳子帮她取,却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幸好没事,他手上仍紧紧地握着那张红色剪纸:“你的剪纸这么漂亮,可不能弄脏。”

“小柴,谢谢你,我感觉你的颜色应该是最特别的。”

“我找到了,这就是我的颜色。”小柴惊喜地大叫。当调色盘中混合了很多漂亮的颜色后,最终成为灰色。他非常自豪地解释:灰色虽不显眼,但它能和其他任何颜色完美融合。就像他自己,虽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但愿意成为班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小个子的小桦正发愁无法将“小手”粘贴到泡沫球的高处。“我来帮你。”小柴立刻伸出援助之手,“你的绿色应该在最高处。”

那一刻,小柴成了全班的树根。

阳光浮动,照着《生命之树》上的“小手”,色彩明快,错落有致。我说:“小柴你看,你的颜色在这里。”小柴的眼睛亮了。

“是灰色,影子的颜色。没有影子,就没有光。”



半粒种子也一样能发芽

□杭州市大关苑第一小学 陆梦雅

接到学生们的“举报”,我急忙赶到“案发现场”。只见男厕所的洗手台上、地面上,洗手液的泡沫四处蔓延。围观的学生三三两两地笑着、议论着、指责着,小Z低着头站在一旁,脸上写满窘迫和不安。这个智力偏低的男生,缺乏为自己辩解的表达能力,以为自己又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对一旁看热闹的学生教育一番后,让他们散开,然后轻轻走到小Z身边,蹲下身子,温和地对他说:“小Z,老师和你一起把这里清理干净,好吗?”

他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后点点头。我们一边清理,他一边抽泣着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小Z被学生们边缘化,会让他丧失自信心和集体归属感。我要让学生们看到,小Z是我们班的一员,也能参与班级事务。

“小Z,愿意帮老师一个忙吗?”小Z有些惊讶,也有些迟疑:“是什么事?”

我微笑着说:“你去德育处找李老师,告诉你来帮陆老师拿东西。”

我之所以没有明确具体要拿什么,是担心信息太多他记不住。我把小Z带到走廊,指着德育处的方向,重复一遍:“去德育处找李老师。”

他点点头,信心满满地说:“好的,我去。”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小Z会空手而归的心理准备。果然,他回来了,告诉我:“老师,我没找到德育处。”

其他学生听见后,纷纷自告奋勇:“老师,让我去吧,小Z不行的。”

小Z低着头,眉头紧锁,满脸自责。

我坚定地对大家说:“小Z可以的,我们耐心地等等他。”

小Z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我再次为他指路,他又一次出发。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沮丧地说:“老师,我找到德育处了,但是里面没有人,我还是没有完成任务。”

他从“找不到”到“找到”,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我的内心有点激动。“你好厉害,这一次你找到了德育处,看来我们小Z还是很能干的哦。那等一会儿你再去看看,德育处有没有人来,然后帮老师拿东西好不好?”

“好的。”小Z眼中重新燃起信心。

又到下课时间,他第三次去德育处,回来后跟我说:“老师,李老师不在,其他老师在,他们让我回来问你还要拿什么。”

我越来越激动,如果他知道要拿的是什么,这个任务岂不是已经完成了。我连忙告诉他,要拿值周安排表,并鼓励全班一起给他加油。

小Z第四次回来的时候,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李老师在了,她让我把整个年级的值周安排表都拿来了。”

我情不自禁地夸道:“哇,你不但成功了,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真是我们班的小能人呀。”学生们满脸惊喜,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想不到一项小小的任务,他努力了四次才完成,中途不断受到他人的质疑和否定。看着他一脸憨笑